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朱文小说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看看你后面的……

这人怎么这样，挺

坦啦，怎么坐呀，坐

气还是喘不过来。

点，我哪样东西不

你这个人真是……

，到底……怎么……

，我相信……肯定先开……

说的是真话。对你自己……

桶里的水全倒上得了……

不垫，怎么就不怕……

今天你……高点别……吗？有啊

你是不是……我倒是从来不

找专门干……把它们搞在一起。

惯，我从小就……把事情拎拎清楚，丁是

电影的地方射精，上厕所的地方射精，暗

射特射！上个星期我到保姆市场给我们家小

楚尘主编
断裂丛书
第2辑

朱文的小说总是具有一种情绪化的抒情外壳，但即使在他的《我爱美元》这样直接书写欲望的小说里，我们也能够从文本“反讽”的叙述基调中感受和触摸作家思索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之思。《钟山》

……那不和谐的音响和粗野奔放的身影提示出朱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叙事人表现出来的对向来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表达方式的拒斥。《江南》

作为一个小说家，朱文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与神奇、常态与荒诞、轻松与沉实、真实与虚幻相纠缠的故事，冲破生活现象表层，诉求于丰富的可能性与内在的真实性。《花城》

我不知道人们在等待什么——如果《弟弟的演奏》注定是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也许人们在等待死亡，或者是作品在冷漠的遗忘中的死亡，或者是作者之死，那时他的作品就该大放光芒了。《作家》

朱文有能力抓住当代毫无诗意的日常性生活随意进行敲打，他的那些随意概括的表象，那些毫无诗意的当代生活场景，总是渗透进一种质素，一些莫明其妙的怪戾的不安定因素潜藏于其中，它们随时颠覆生活，要越出叙事的边界。《山花》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朱文小说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朱文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断裂丛书/楚尘主编)

ISBN 7-5613-2107-4

I. 人... II. 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0286 号

图书代号: ZZ175600

断裂丛书 主编/楚尘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朱文 著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欧 宁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2107-4/I·209

定 价: 全四册 76.00 元

一个介绍（序）

朱文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是我的第四本小说集，收录了我的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出版后两年多时间里所完成的中短篇小说十三篇。其中，《小刺猬，老美人》、《街上的人们》和《一个实习生》曾以短篇小辑的形式发表于《钟山》，而《再教育》、《把穷人统统打昏》、《看女人》、《小谢啊小谢》、《感谢扑克，感谢和我一起玩扑克的人》以及《我们的牙，我们的爱情》则是九九年我在《大家》开设一年“朱文工作室”的结果，剩下的四篇分散地发表于《芙蓉》、《山花》等杂志。一半以上的篇什在杂志发表时都遭到了删改、错排、漏排的待遇，现在我有了一次订正的机会。

另有两篇非常短的故事《写给张灯》和《老年人的性欲问题》是写于九六年的旧作，不曾收到以前的集子中，这次顺便补上。

2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十年前我就习惯于把自己最近的作品当成自己最好的作品，十年后我发现自己更是如此。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我想其中总得有点道理。这点道理就是，我确实认为自己最近的作品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那么，《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就是一本代表目前朱文中短篇写作最高水准的书。如果你是喜欢或者讨厌这位作家的读者，我向你推荐这本书，因为读完这本书后你会进一步认识到你的“喜欢”和“讨厌”是有道理的。如果你是一位不相干的读者，我也向你推荐这本书，因为读完这本书后你也许会从此有兴趣关注他的写作。

也许还有一些热爱和憎恨这位作家的读者，我不向你推荐这本书，因为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与你的“热爱”和“憎恨”没有关系。

这本书的写作曾给我带来过莫大的快乐。现在我希望能有人分享。仅此而已。

有很多朋友向我抱怨在书店里买不到我的书，我也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他们向我抱怨同样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出版商的问题，也是我个人的问题。这给我一个自己的书还挺受欢迎的错觉。我希望自己继续拥有这份错觉，希望你们继续买不到我的书。

这些年的写作帮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物注定是与你有关联的，而另一些注定是没有关联的。注定与你有关联的迟早会与你有关联，注定与你没关联的就是与你有了关联也还是没有关联。这是个道理，也是一份不容混淆的内心感受。我愿意服从它。



朱文，196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著有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达马的语气》、《弟弟的演奏》，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朱文小说集

本书收录了朱文中短篇近作十五篇。

诗人的语言触觉，卓尔不群的叙事才华，
一颗狂野不安的心灵——

朱文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带给我们新鲜、刺激。

朱文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们汉语作为一种艺术语言的无穷魅力。

断裂丛书

第②辑
楚尘主编

《我的柏拉图》

韩东小说集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朱文小说集

《爱情与堕落》

张旻小说集

《在北京奔跑》

鲁羊小说集

责任编辑：周 宏

封面设计：欧 宁

封面制作：Sonic China

ISBN 7-5613-2107-4



9 787561 321072

ISBN7-5613-2107-4/1·209

定价：全四册76.00元(每册19.00元)

目 次

一个介绍（序）	1
磅、盎司和肉	1
小谢啊小谢	17
再教育	43
把穷人统统打昏	65
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	99
老年人的性欲问题	105
一个实习生	117
看女人	133
街上的人们	167
我们的牙，我们的爱情	179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199
小刺猬，老美人	219
感谢扑克，感谢和我一起玩扑克的人	241
段丽在古城南京	273
胡老师，今天下午去打篮球吗？	293

磅、盎司和肉

去年六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不得不去电信大楼补交电话费。在此之前我因为一举补交了拖欠达半年之久的电费和滞纳金而一时没钱去交电话费。电信局警告了我两次，然后掐了我的线。当终于得到一笔够我交电话费的钱时，我希望这个月的电费通知单最好慢点来。什么是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电费和电话费就是一对矛盾。在鼓楼天桥上我被一个夹着黑包的衣衫褴褛的外地人截住。他两眼放光，说我的面相非同一般，一定要为我算一卦，不要钱。天桥桥面上的塑胶被太阳晒化了，踩上去粘乎乎的，像吐出来的口香糖，也像老烟鬼的痰，也像鼻涕或者精液，也像刚拉的狗屎。这些都是不算讨厌的比方。你如果想到脚下踩着的是一块活的肉时，相信你立刻就会吐出来的。我极不耐烦地说了一句，去你妈的。这个外地人完全懵了，没能作出任何反应。直到我走到天桥的尽头准备下台阶的时候，他才缓过神来冲我咬牙切齿地大喊了一句：今年你会走

2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运的！我一边机械地下着台阶，一边自言自语，妈的，我看今年你才会走运呢。台阶下到一半，我抬头看见一个皮肤黑亮的女孩打着一顶黑阳伞正拾级而上，手里拿着一本《我爱美元》。我的心脏一阵狂跳。当时我实在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走运了。后来，我还经常回忆这一幕。这个活力四射的女孩把书恰到好处地贴在胸口的位置，使我目晕神迷，使我完全忽略了她显而易见的平胸。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和我刚认识的皮肤黑亮的女友吵完架以后一起去菜场买菜。我们买了一小块精肉，一转脸却发现肉里魔术般地还混杂着一大块骨头，便又回过身去和握着斧头的肉铺老板理论。我的女友不好惹，嗓门大，措辞激烈，就像和我吵架一样向肉铺老板劈头盖脸地猛扑了上去。肉铺老板显得很镇定，他说，妈妈哎，你慢点。他接过装肉的塑料袋，从中把大骨头找出来扔到案上，然后问，你们说，应该多重？我说，八两，我们买了八两精肉。他说，好。他把肉放到了电子秤上，说，识数吧？你们自己看。我和女友凑到秤前定睛看了半天，怪事，八两还多一钱。肉铺老板非常宽容地笑了笑说，看清楚了吧，这块骨头是白送给你们的，回家弄点萝卜炖个汤不是蛮好吗？他又掂起那块骨头准备扔回袋里，忽然眉毛一挑说，这个骨头你们还要不要，先问问清楚，省得被人家说三道四。出于尊严，我们坚决地说，不要。我的女友二话不说，提起袋子就向菜场门口的复秤处过去，我紧紧地跟在后面。复秤处的老头正打着毛衣，抬头问我们，在哪家买的？我们说，右边第四个案子上。老头把挎在手臂上的放着毛线团的塑料提篮往上挪了挪，细声细气地说，不用秤，不会少的。他叫曹洪，在我们菜场年年是先进，卖的是放心肉。我们还是将

信将疑地把肉放到了秤盘里，还是八两一钱。我已经有些困惑了。我的女友是只斗鸡，当然不肯罢休，她小声对我说，这个复秤处肯定跟里面串通好了，瞧这个老头，还会打毛衣，肯定不可靠。走，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再核一下。这会儿我如果反对，她高昂的斗志往往就会转向，最终消耗到我的头上。所以，我立刻表示响应。但是问题是，到哪去找一台值得信赖的秤呢？不远处的一家炒货店里就有一根老式的杆秤，但是我们从小就知道这种秤里可能灌有水银，你怎么能相信呢？再多走几步就是国营桂花鸭的下关区指定销售点，那里也有一台油腻腻的电子秤，但是多年来我们相信桂花鸭，却还是对它身下的秤没有十分的把握。我的女友开始后悔没有带上她那只袖珍的弹簧秤。不过带来了也没用，弹簧老化了，一斤栗子能称出两斤来，让你每次都觉得自己捡了个大钱包。我想了想以后说，我看就是手感最可信了，行家一搭手就知有没有。

一位披散着一头稀疏的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刚从菜场里出来。拎着满满当当的一篮子菜。我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向老人家提出我们的请求。老太太也不多话，放下菜篮，不急不忙地前后一下一下地甩着膀子。我把装着肉的塑料袋朝她面前送了送。但是老太太没有接，她说，，等一等，刚才膀子刚吃过劲，测不准。我想她讲的有道理，便耐下心来等待。甩完膀子以后，老太太舒了一口气，又开始抖起手腕来，一下一下，忽快忽慢，几次以为就要停下了，谁知又很短促地连抖了几下。我的女友已经不耐烦了，像匹战马那样昂首向着天空嘶鸣了几声。老太太不为所动，抖完手腕以后，她又全神贯注地用左手按摩右手的每一个指节，然后挤压它们，直到每一个指节都能发出清脆的“嘎叭”声。

4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

好吧，拿过来吧。

什么？

肉！

哦，我这才想起手上的肉，连忙把袋子递了过去。只见老太太把食指弯曲如钩，慢慢地吊起了塑料袋，与此同时目光缓缓内敛，眼帘垂了下去。半天她才重新睁开眼来，逼视了我一下。

塑料袋算不算？

什么？

塑料袋的份量算不算在内？

啊?! 算，不算，随便吧。

到底算不算？

那就算吧。

老太太点了点头，再次闭上了眼睛。我的女友不安地用两只脚的后跟叩着水泥路面，不时不满地斜上我一眼。我也紧张地干咽着唾沫。老太太就是迟迟不开眼。我非常为难地请求到，大妈，您看，我们还有事，您能不能稍微快那么一点？

不到一磅。

什么？什么磅？

也就是说，十五盎司左右。

盎司？不，大妈，别为难我们啦，就说有几两重吧。

你们这么年轻，不懂磅？

是的，我们不懂。

那好，我告诉你们，一磅合 0.454 公斤，你们自己去换算吧。

我的新女友和我都傻眼了。老太太把塑料袋递还给我，然

后挎起她的菜篮子，一副就要走的样子。我慌忙伸出双臂，挡住她的去路。老太太蹙起了眉头，呵斥到，后生！让开，家里还有十几号人等着我给他们弄晚饭呢。我非常诚恳地请求到，大妈，请您不要卖关子，直接告诉我们有几两重吧。老太太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不会是不会换算吧？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耍我们。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我整天忙还忙不过来呢，哪有那个闲功夫耍你们？我不就是创造个机会让你们年轻人多动动脑筋吗？说完她就头也不低地从我的腋下硬穿了过去。我连跨几步再次挡住她的去路。我说大妈，请告诉我到底几两重吧，我求你啦。老太太一扭下巴，求我有什么用？要想让我告诉你，可以，先承认你不会换算。我无奈地说，好吧，我承认。老太太把菜篮子换到了左手，然后用空出来的右手点着我的鼻子，瞧瞧，瞧瞧，你们这些年轻人，连这种简单的换算都不会，做饭也不会！就像古人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一个个两条膀子两条腿，还要让我一个老太婆整天起早摸黑地给你们做三顿，你说你们心里说得过去吧？说得不好听，万一我老太哪一天歪下来，你们一个个还不要上街讨饭去？我完全插不上嘴，只得由着老太把牢骚发下去。老太太忽然鼻子一皱，眼眶顿时就红了。她说，不说也就罢了，一说心里就来气！真的不想再给你们作牛做马啦！你说，我做的还有一点意思吧？她把菜篮子往地上狠狠地一掼，西红柿、土豆骨碌碌地滚了一地。我被迫附和了一句：是啊，一点意思都没有。谁知老太太一下子反而变得慌乱不堪起来，忙不迭地弯下腰去，趴在地上，动作飞快地去捡。西红柿土豆在往前滚动，而老太太也在边捡边往前爬，所以从我这里看起来，老太太就像是和西红柿土豆在赛跑一样。

这时一辆龙头前的车篓里塞满了菜蔬的单车被一位中年无须男子推着，慢慢地向前，前轮把那只跑在最前面的西红柿碾得稀烂。老太太像触电一样收回已经伸出的右手。她趴在地上，伤心地闭上了眼睛。我走过去，帮老太太把土豆西红柿重新放回菜篮子，并且扶住她的手臂想帮助她站起来。但是老太太甩开了我的手，又爬了两下，把地上那只已成了饼状的和泥巴混在一起的西红柿用双手神情庄重地捧了起来。她先靠肘弯着地直起上身，跪着，然后颤颤巍巍地支起一条腿，喘一口气再支起另一条腿。老太太扭动腰肢紧跑了几步，追上了前面不远的那辆单车。中年无须男子正扶住自行车，向路边的一个小摊贩打听那个圆的塑料案板怎么卖。小贩说五块，无须男子说三块，最后以四块成交。中年无须男子从裤兜里掏出四个一元的钢蹦，一枚一枚地扔给了小摊贩。老太太用捧着烂西红柿的双手的顶端坚决地捅了捅无须男子的腰窝。中年无须男子身体猛然一收紧，“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差点把自行车都扔了。他向一侧欠着身子缩着脖子转过脸来，就怕别人再咯吱他。

你!?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眼睛瞪得跟真的似的。

这是干吗? 请你拿远点，别弄到我身上。

这是你干的好事!

老太太和中年无须男子争执上了，后者不承认是他干的。老太太说，今天你想赖是不可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这只前轮半分钟以前压的，不信你可以自己看，你前轮肯定还有一处是湿的。我在一边有点为老太太担心，老人家有点自作聪明了，要是轮子是干的怎么办。现在的西红柿都是棚里出来的，肉乎乎的，但是汁水很少。果不其然，中年无须男子停好了自

行车，来到龙头前一手把龙头提离地面，另一手拨着钢圈，让轮子转起来。你指给我看！你指给我看！老太太凑近看了半天也没能从轮胎上发现一点湿的痕迹。她又凑近了一些。中年无须男子故意使了把力气，轮子“嗖”地转了起来，差点擦着她的鼻尖。老太太非常灵活地向后一闪。

找不到也还是你干的！

我没时间跟你缠。唉，请你拿远一点，不要弄到我身上。

我的女友早不耐烦了，从我的手里一把扯过装肉的塑料袋，说，走，有什么好看的，我看他们都有毛病。但是就在这时老太太在向我拼命地招手。我回头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我的女友，后者把阴沉着脸偏到了一边。显然如果我响应老太太的号召，势必得罪我的女友。一边是干瘪瘪的老太太，一边是青春肉感的小姑娘，我的选择是容易作出的。我顾自来到了老太太的身边，弯下腰，恭敬地等待老太的耳提面命。

喏，后生，你说个实话！

什么？

到底是谁压碎了我的西红柿？

我非常慎重地指了指那个中年无须男子，是他！

听到没有？那么，是哪只轮子压的呢？

我指了指自行车的前轮，就是这一只轮子！

你肯定吗？

什么？

你肯定吗？

我肯定。

老太太把手中的烂西红柿往中年无须男子的脚下一甩，不无得意地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中年无须男子想了想，然

后摇了摇头，他说，好啦，算我倒霉，你说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她买了六个西红柿，总共两块五毛钱，平均每只西红柿值四毛一分六六六，四舍五入，你就给四毛二吧。中年无须男子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把其它五只拿给我看。老太太拿过放在地上的菜篮，把五只西红柿从土豆花菜莴笋生姜大葱辣条糖大蒜中一一扒拉出来。中年无须男子俯身研究了一下说，我看不能这么算吧，这五只西红柿都比较大，而被压烂了的这一只明显要小一号。老太太眼睛一亮，不由得重新打量了对手一眼。那你说怎么办？中年无须男子从车篓里抽出一根胡萝卜递到老太太的面前，你看，我买了四根胡萝卜，一斤二两五，一块二一斤，总共一块五，平均每根值三毛七分五，而这一根是最粗也是最长的一根，所以它的价值肯定超过了你的四毛二，拿去吧，我们就算了结啦。老太太习惯性地闭着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把拽过那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放进了自己的菜篮。不过我告诉你，胡萝卜今天的明码标价虽然是一块二，但是你至少可以还到一块一毛五，我还要赶回去给孩子做饭，这个账我就不跟你再深究了。中年无须男子有些吃惊地盯了老太太一眼，嘴里嘟囔着，没见过你这种人，真是。他跌跌撞撞地跨上自行车先走了。老太太把胡萝卜又拿起来，插在菜篮子更合适的空档里。她这才抬头看着我。

喂，后生，现在几点啦？

什么？

我说现在可能有五点半了吧？

噢，五点四十。

坏事，他们要饿死了。饿死了好。饿死了好。

老太太连个招呼也不打，挎着菜篮子急急忙忙地走开了。